風俗志序

三代盛時其民敦厖樂易漸以明君賢相之治化而忠敬質文之風判乎不相因襲蓋風俗之大原出於天道之平陂往復而非盡由於人事也古之論風俗者太上變化之其次整齊之其次因之以爲治最下者恣睢流失益趨益陋而已宋人資章甫以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蓋其風俗然也太伯端委以開吳美哉蓋有意乎其變化之矣乃不再傳而仲雍遂從其俗而無所革豈勢之所趨雖賢智不能違歟抑德薄致然歟後之儒者與人家國事往往以更制立法爲先務而於風俗之醨疵不足爲而韋布之儒又迂緩置之無惑乎異言喧厲乘吾禮教則漠然罔所措意焉所謂不揣其本者也夫移風易俗庸吏既域各自爲俗而不能相通而紛奢譎詭之尤往往在於海疆繁富之區冠裳輻輳之所未嘗不爲之哀吟深悼顧其間非無豪傑俊偉卓然自拔之士而終不能蘇羣愚之困何也孟子曰子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有旨哉都梁得縣自漢大率以椎魯樸茂爲俗而宋相文文山稱其敦讓好禮則其風尚不爲陋也在長官與鄉先生倡導扶翼之何如耳抑吾觀姬周之季如唐如魏皆有古君子之遺風而其人不免於儉嗇褊急機巧趨利甚屢園桃之什往往見於詩人之風刺焉則吾之人不可以椎魯樸茂爲安而忘乎禮樂文章之足以善俗也已作風俗志

武岡州志卷之二十八

風俗志

武岡僻在萬山火耕水耨以自給信巫崇祀而尚鬼然素敦氣節雅重詩書如士習務廉耻而守公法知包攬之禁嚴則輸公最早絶無抗賦干上積私兼下者若夫生而命名長而命冠課訓成人不尚華飾今且一遵時制矣婚姻愼擇門第兼信星卜過聘納采禀家豐儉奠雁親迎克愼始終夙稱貞俗矣近因兵燹狙詐成風儻非畏志格心何自植穀釐莠即如喪祭訃弔窀穸稱家有無伏臘蒸嘗率依節度乃信巫不遵典祀飄空索鬼用藥不明王道村醫殺人甚至風水之説中心房分之爭互起棺柩停擱歲月忍延此則武習之積疵反經訓俗移易風化是所望於學道而執牛刀者

雖民猶雜處而好禮尚義宋文天祥

湖外之俗好巫而尚鬼觀楚辭諸篇可見都梁禱雨禳疾皆用巫祝小兒有疾者或編竹爲橋上施赤帛旁插竹枝使巫婆娑其間謂之度花歲旱祈雨遣靈巫將綵輿導仗迎致山神令巫晝夜鼓歌吹螺致雨先雨知期卜以盃筊得聖陰筊則吉陽則否或輿黃犬行且唱使童孺助歌呼巫登巖穴呼雨謂之打寨富家往往設石爲壇屆三秋必用少牢雞鶩禱祭累日召姻婭相慶聚巫歌舞靡靡淫爲傚俗里人鄧繹有里巫詞紀之云里門鼕鼕喧大鼓諸巫齊作胡旋舞大巫喃喃如唱歌小巫屢舞還婆娑巫歌巫舞令神喜神君欲來滿堂起主人敬神百不憂

如天之福恣汝求黃羊爲牲白犬血一一神前徧羅列東方嚮明燈燭輝紙錢窓窣隨烟飛諸巫醉飽出門去明日迎神向他處

士

恬仕進敦氣節豪俠仗義急於公舉風會漸開每科應童子試與邵陽新化埒不下三四千人然精專詣極宜加奮勵

農

服田力穡歲晚務閒職思其居業以種稻爲本其餘麻麥雜植各隨地宜不遺餘力生齒日繁僅以自給輸公最早無抗賦干上等弊勿奪其時卽勸相在其中矣

工

造作器物無奇巧取堅渾備用其木工之稍精細者多自江右本土絕少

商

凡市鎭數處列肆多者八九百家少至數十家所集之貨多鹽米布帛取便日用無甚居奇罔利者

冠

古禮久廢成人以後取字易名族鄰戚友致賀亦責成人之遺意也

婚

各擇門戶男家要媒妁通言謂之求親女家徵男所生時日干支訊之日者謂之合婚合婚既許則用柬書女生之干支付男

謂之撥庚執柬憑以爲信中間令節男家致幣謂之送節其重者謂之過禮先期納吉必於數月之前佐以禮物謂之報日及期女家回奩遣女父母兄弟或數人往送謂之送親其男之親迎者絶少禮儀豐儉稱家有無然近以人稠地狹多從簡略至貧不能自存者或自幼抱養閒有以悔盟割配搆訟者

喪

持服一遵時制往者弔奠分帛爲費頗奢近以物力艱難減十之七矣鬧喪孝戲等弊以朴素幸無惟過信風水葬期延擱甚至爭地致訟情僞百出實積疵之當變者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聖有明訓寧謂人子安親而不當盡心於此顧以盡吾心也以安吾親也如曰安吾親而以福吾後則是以親之遺骸爲貿

易富貴之具豈復有人心哉南方風土脆薄卜兆不審常有意外之虞故風水之說南方爲甚今必謂漫無此理徒爲術士無稽妄談則朱蔡大儒亦常言之歷來休咎亦頗驗之則彼藉口安親且得據理以爭而終以不晤吾所云者正惟有其理而理有不可悖不得謂非理之理也譬之以養吾親菽水不如甘旨之厚設以甘旨之故而禦人國門吾親其享之乎以榮吾親卑賤不如尊顯之隆以尊親之故而僭稱殷禮吾親其享之乎安親之必得吉穴也於是乎不守分不平心不畏法不揆勢妄意凌空僥倖行險占越他人之界域潛冒異姓之祖宗自蹴高曾之等倫希紊各房之分限敵强則立遭鈬掘敵弱則亦苦致株連靈魄爲之震驚冥泉爲之顛越視禦人以備親養僭禮以爲

親榮殆有甚焉理則誠有此理矣曾有如是悖理以求爲理者乎且所云吉穴者其吉不吉本在渺茫未有確然見爲必然也彷彿疑似之間遽爲嘗試之舉不見彼爭訟累年而棺衾糜爛進退罔據者乎則曷若安分守己隨地宅窆縱有不測亦可諉數亦可聽天而於己無悔於親無憾也又其甚者別製小棺希圖輕舉殘毀遺骸以潛入他人塋域之內此則並無安親之可藉口靦然人類何絕滅天理至此且從來牛眠鶴起馬踣鐙留大抵皆出於自然未聞有佳氣鬱葱發祥永世而出自强梁侵佔橫暴無賴者於理既不安於事亦無濟何苦而必爲之此其習不出於癡而出於黠乃眞所謂小黠而大癡不自以爲不孝而反以爲孝乃眞所謂大不孝有心者得吾說而省之亦庶幾其顙有泚而本心戚戚乎

祭

多於中堂設龕奉祖朝夕焚香致敬歲時節序隨宜薦饌亦有合族建立公祠或祖誕致祭或冬至祭始祖捐祭銀祭田以贍其祀沿習浮屠之說七月中元高會以下無間士庶焉

節序

正月一日爲元旦雞鳴戒興先於庭前爆竹以迎新歲次設香燭酒饌長幼正衣冠祝聖拜祖開門向吉方出行然後長幼以次拜慶飲酒爲懽親戚隣友往來拜賀謂之叩節彼此辦有供具留飲又互相邀飲是早占風之方向以卜歲之豐凶北主熟南主歉及天色明晦以占歲之晴雨明多晴陰多雨是日值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禁止埽地凡元宵前埽地俱自外向內名曰聚財正月七日爲
人日占天陰晴以驗一年之休咎晴主休陰主咎立春先一日
長吏率僚屬迎春東郊各市戶裝演故事隨行次日交春時刺
史行耕禮鞭土牛謂之打春別以小牛綵鞭餽遺鄉達是日門
帖宜春二字正月十五日爲元宵節鄉城皆門戶張鐙鼓吹相
聞街市遊觀及遍詣人戶送喜午夜不禁二月逢春社家家採
香藤薰燥令曰杵碎和糯米粉調蒸俗名社粑以祀社神秋社
不然三月清明節設酒饌祭先墓斬除荆棘以紙錢挂樹插於
墓上謂之埽墳挂清其大族有先祠者又分親疏爲公祭爲私
祭費銀多少不等祭畢懽飲於祠小族無祠者家下集會祭飲
若新喪則以社日名曰挂社紙又有好事子弟多放風箏以舒

所伏熱氣夜則緣索點燈如星朗然四月八日爲佛誕日占天
晴雨以驗將來旱溢故諺語相傳此日晴蒔茅坪此日雨求木
主又鄉有造烏飯取拋茨葉煮汁漬米炊之俗名食烏飯五月
五日爲端陽節多采菖蒲艾葉懸門戶禳邪氣採百草煎沐浴
療百病搗大蒜和角黍以雄黃酒下之云去毒亦云開聾酒酣
相爲龍舟之戲五日爲大端午近城弗尚惟高沙市及
木瓜橋亦競渡龍舟洞口石下江在七月十五日六月六日謂
之半年節以酒餚祀田神或曝書籍及衣物伏日作湯餅名爲
避惡七月七日爲七夕俗傳牛郎織女渡河相會之夜是夕民
間結綵於樓置菓酒婦女穿七孔鍼謂之乞巧他邑多有之武
岡尚簡七月十五日爲中元會俗傳先人歸家自十二日起具

衣冠迎祀先祖每日上奠供奉夜則以楮衣包紙錢焚化之謂之資冥利新喪未滿服者則延僧道焚化之男女哭盡哀是日僧尼道俗悉營盂蘭會供諸佛八月十五日爲中秋節治酒菓作月餅各相餽遺至夜賞月以月之明晦占來歲元宵之陰晴飲酒歌唱喧闐至曉而散城鄉婦女是夜以衣服裝瓜像小孩金鼓笙簫爆聲送於少婦床第兆生男謂之送瓜九月九日爲重陽節士民登高飲菊花酒佩茱萸以糯米作糍相餽遺又市戶多具糯米蒸酒俟醞釀深沉始開甕發售名曰重陽酒十月之交士民登墳拄埽如清明然謂之拄郊十一月冬至家家相拜稱賀兼備酒餚肅具衣冠以致祭祖先十二月二十四日爲小年其夜士民設菓酒以祀竈相傳竈神翼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先期禱之三十日除夕各戶房下點燈謂之照虛耗祭拜祖先鄰里邀飲謂之辭年家眾團飲謂之團年聚首不寐金鼓爆竹連宵達旦謂之守歲

嘗新賽社諸典猶存古意如荆楚歲時記所載

方言俗字 附

父曰爹母曰姐叔曰椒椒其季曰滿滿父之女兄弟曰娘娘母之父曰客公母之母曰客婆女之夫曰郎姐毗也毗母也息子也幼子謂之蚩幼弟謂之滿

溝謂之圳堰謂之堪嶺謂之坳坡謂之坦庭內謂之坪毗連謂之壋廣而長謂之隴狹而長謂之坑今俱作冲洿下有水謂之氹無水謂之凵

按古人方志多載方言俗字所以存其地之習俗俾有所考也武岡所用𠀤𠀤等字屢見民間質賃文契詞訟呈狀聊舉一二附風俗之末使觀風者藉質考鏡亦平質劑之一端也

兵制志序

禮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春秋傳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南方之彊彊以忍也勇莫善於倡倡莫善乎私道光之季舉中國之力不能抗一島夷而至於重賂求和者無他焉將士怯懦而無人焉起而爲倡也長髮突而東南糜爛禍亦烈矣當是之時南楚奮忠以爲天下倡

天子從而私之戡亂致平斯其效也古之王者使民皆知兵所以折勇夫之驕氣也咸同之際　朝廷用楚勇平劇寇其爲武弁者大率起自田間而又皆將之以儒將　廟謨宏遠殆非淺見寡聞者所及知也夫禮樂刑政先王爲治之具而學者之所從事也廢興存亡皆兵之由而君子不以爲學焉何者臨危制變料敵出奇所謂心之精微口不得而言也太公有陰符之書而後世不傳甚矣聖人之愼言兵與也湯武之治皆明仁義征伐之道而仲由氏學於聖門其能以教民者不過曰有勇知方而已而後世之材將乃專專焉日求嗜殺人之術而工之斯不亦暴矣乎往者天下嘗苦戰伐矣久治恬嬉禍亂糵芽文吏庸臣委柄潛退而椎埋屠狗恣睢之流咸攘臂瞋目雜然并進以利害攻取爲能事而漠然不知斯民之水深火熱而創鉅痛深也此孔孟之徒所以終日皇皇於仁義而口不言兵也武岡爲邊楚要區呼吸通於黔粵漢唐逮宋千餘載咸資其形勝以控禦苗蠻而明季永明搶攘一隅奮螳螂之臂當隆車之隧其間戰伐廢興之

故甚亟斯民之禍烈矣既提其要以入大政志而其詳者又多散見於列傳及殘明兵事志中故不復繁敘而以歷代兵制與
國朝兵制之繫武岡者臚陳於冊姑以備官司之守云作兵制志

武岡州志卷二十九

兵制志

自漢訖隋史無兵志郡縣兵志慨有言者唐制有府兵有方鎮之兵天下府兵六百三十四而湖南惟長沙一府方鎮之兵大曰軍次曰守捉曰城小曰鎮曰戍湖南有喬口（在澧州）麻田（在永州）二鎮渌口花石（皆在潭州）戎分洞口平陽（皆在衡州）雷石盧洪（皆在永州）七戍咸在它州肅宗時以申泰芝故置軍於邵道間是時軍鎮之制鎮戍咸有三等五十人爲上戍三十人爲中戍不及三十人爲下戍五百人爲上鎮三百人爲中鎮不及三百人爲下鎮軍則千人以上或至數萬凡置軍有軍使一人軍五千人以上則有副使一人萬人以上則有營田副使一人軍皆有司馬一人倉

兵胄三曹參軍各一人二萬人以上增倉兵二曹參軍各一人若刺史領軍則置副使推官衙官州官推軍衙推凡軍鎮五百人有押官一人千人有千總管一人五千人又有府三人史四人唐末軍之將領有指揮之目蔣勛爲武岡指揮使是武岡有軍也然其詳不可得而言矣宋制有禁軍有廂軍有鄉兵禁軍者天子之衞兵以宿衞戍征者也廂軍者諸州之鎮兵以分給役使者也皆募選之兵也其選於户籍或應募使之團結訓練以爲在所防守者曰鄉兵凡軍皆有名號立都指揮使以主之又有都虞侯每軍各有數指揮每指揮立指揮使以主之其佐爲副指揮使每指揮統數都步軍有都頭副都頭馬軍則有軍使副軍使有十將十人之長也又有將虞侯承局押官咸平六

年選諸州廂兵立雄略軍凡十五指揮皇祐五年增爲三十五而邵州居其一慶歷中京東西暨荆湖等九路募健勇選廂軍爲宣毅軍大州二營小州一營凡二百八十八營至治平中並爲百七十四邵州亦居其一熙寧三年撥宣毅隸雄略於是邵州僅雄略而已先是太祖懲唐末藩鎮之弊分遣禁兵戍守四方立更戍法議者以爲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緩急不可恃神宗即位乃部分諸路禁兵置將副始自開封京東西繼而西北方皆行之元豐四年又團結東南路諸軍如西北法共爲十三將時天下凡九十二將將置將副各一人將掌統所隸禁兵律以行陳隊伍金鼓旗幟弓矢擊刺之法而教習訓練之別其武藝以次遷補凡兵仗器甲之數廩犒賞罰約束之禁令皆掌焉副將爲之貳若屯戍防邊則受帥司節制而東南兵三千以下無副又視兵多寡置部將隊將押隊使臣有差別立訓練官次諸將佐下以春秋試武力士於是全邵永州禁兵以應援廣西爲東南第九將云此禁兵之大略也建隆以來邵州之廂軍馬曰騎射步曰水軍熙寧三年以諸路廂軍自騎射至牢城凡二百二十三名額猥多路並爲一軍差次諸州共爲指揮若干以第一第二等數名之每指揮不過五百人於是荆湖路馬軍之額自騎射而下凡三軍步軍之額自左衙而下凡二十並改曰宣節洎乎中興以後寶慶武岡二郡各有宣節軍而武岡別有澄海軍此廂軍之大畧也荆湖之有義軍土丁弩手也蓋始於宋初北路則辰澧二州南路則全邵道永四州皆有之其原起於

溪峒諸蠻叛服不常控制須土人故置是軍皆選自戶籍蠲免
猺賦番戍砦柵於是邵州有砦十五曰武岡曰眞田曰白沙曰
水竹曰界岡曰三堂曰羅尾曰盆溪曰塘兒曰古限曰查水曰
新興曰安定曰三門曰硤口明一統志云宋初蠻寇鈔掠邵州
守之其砦曰武岡以下云云方輿紀要同其校長則有都指揮使副都指揮使指揮
使副指揮使都頭副都頭軍頭頭首採斫招安頭首十將節級
皆敘功遷補使相綜領施之西南實代王師有禦侮之備而無
饋餉之勞熙寧五年又置關峽武陽城步三砦於武岡而廢白
沙砦六年行保甲法司農寺請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弩團與
本村土人共爲保甲以正副指揮兼充都副保正以都頭將虞
候頭副都甲頭兼充保長以左右節級甲頭兼充小保長番上

則本州土丁弩手弩團同爲一保其隔山嶺不及五大保者亦
置都保正一人元豐六年置臨口砦元祐四年置赤水砦七年
選差邵州邵陽武岡新化等縣中等以下戶充土丁弩手免科
役七年一替每年分作兩番防邊砦上番依禁軍例教閱武藝
及專習木弩紹聖元年置神仙砦二年樞密院言邵州堡砦弩
手一千四百人乞依元豐六年詔於五等戶輪差亦半年一番
上番人有故許家人少壯有武藝者代充從之崇寧二年置通
峽砦是年荆湖南路安撫鈐轄李閱言綏甯上堡里臨口砦合
用弩手千人防守乞於邵陽武岡兩縣中等戶選差半年一番
上番月支錢米其將校階級自正副使而下至左右甲頭依舊
爲七階分兩番部轄令邵州給帖行之五年改臨口砦爲縣大

觀元年置峽口砦先是土丁聲手不遠戍出征及靖康之亂帥府用以勤王後漸逃散紹興三年臣僚言武岡軍溪峒舊嘗集人户爲義保蓋其風土習俗服食器械悉同猺人故可爲疆場捍蔽雖曰籍之於官然未嘗遠戍靖康間調之以勤王其後湖南盜起征斂百出義保無復舊制困苦不勝乃舉其世業客依蠻峒聽其脫役州縣猶驗舊籍催科胥隸及門則挈家遠徙官失其稅蠻獠日强武岡所屬三縣惡爲猺人所有遠戍已無而鄉户弩手之名尚在歲取其直人户恣怨乞令本路監司詳議以聞詔從之三十年改臨岡縣復爲砦乾道六年前知武岡軍趙善穀言武岡與貴州廣西鄰壤爲極邊之地溪峒七百八十餘所總爲十三其七隸綏甯縣五隸臨岡縣紹興三十年減冗

員改縣爲臨口砦然五峒之猺俗尤獷悍鬻生毫髮則操戈相讎砦官不能爲輕重況本軍巡防砦柵惟眞良三門岳溪香平有土軍可備守禦餘有官無兵其關峽武陽等砦設巡檢二員徒費廩祿以臣所知宜復臨口砦爲縣則猺蠻易於制服汰去冗員則官廩亦無虛費實邊郡之大利也中興以後砦柵亦遞有興廢至於其後武岡砦凡十三曰三門曰石查曰眞良曰岳溪曰臨口曰關峽曰黃石曰新甯曰綏甯曰永和凡砦皆置於險阨處設砦官招收土軍閱習武藝以防盜賊杖罪以上解本縣餘聽決遣而湖南又有鄉社之兵以鄉豪領之大者數百家小者一二三百家其後言者以爲不便淳祐中擇其首領使大者不過五十家小者減半焉此又鄉兵之大略也凡大藩府或

沿邊州郡其當一道衝要者守臣幷兼兵馬鈐轄巡檢或帶沿邊安撫或提轄兵馬或沿邊溪峒都巡檢外又有數州數縣管界巡檢有一州一縣管界巡檢皆掌治甲兵巡邏州邑捕捉盜賊中興以後分置都巡檢使巡檢州縣巡檢皆掌土軍禁軍招填教習之政令以巡防悍禦盜賊凡控扼要害及地界闊遠處皆置砦設巡檢一員其往來接連援應處則置都巡檢以總之皆以村武大小使臣充各隨所在聽州縣守令節制其本砦事並申州縣取指揮考之載籍有全邵六州都巡檢使雍熙四年常延信嘗爲此職即所謂數州管界都巡檢也有綏寧縣管界都巡檢紹興十四年楊進京嘗爲此職即所謂一縣管界都巡檢也又關峽武陽各設巡檢即所謂控扼要害及地閫遠處置巡檢使之證也諸路皆有兵馬鈐轄掌治軍旅屯戍營房守禦之政令凡將兵隸屬訓練教閱賞罰之事皆掌之初惟一員後有添置於諸州者謂之路分州鈐咸以武臣充大觀元年詔帥府無路分鈐轄者許置一員其餘添置處任滿不差人建炎初令要郡守臣帶本路鈐轄次要郡帶本路兵馬都監別差武臣充副鈐轄副都監紹興三年詔要郡並罷帶兵職惟贛州以多盜仍帶江西兵馬鈐轄而諸州鈐轄或省或置不一然邵州武岡二郡不聞有鈐轄蓋未置也路府州縣咸有都監府州以下都監掌本城屯駐兵甲訓練差使之事資淺者爲監押

縣有戍兵者知縣縣令兼都監階宣教郎以下則爲監押又有逐砦兵馬都監兵馬監押掌烟火公事捉捕盜賊楊文詡爲武岡營兵馬監押即其職也宋之兵制大都盡於此矣元代在外軍制大率長萬夫者爲萬户千夫者爲千户百夫者爲百户萬户之下置總管千户之下置彈壓此世祖初制也後之定制有諸路萬户府有千户百户所咸分上中下上萬户府管軍七千以上中五千以上下三千以上各有達魯花赤一員萬户一員副萬户一員每府設經歷一員知事一員提控案牘一員又鎮撫二員上千户所管軍七百以上中五百以上下三百以上各有達魯花赤一員千户一員副千户一員彈壓二員上百户所百户二員蒙古一漢一中下百户所百户

一員萬户千户百户死陣者子孫襲爵獨有罪去者則否道有宣慰使有邊陲軍旅之事則兼都元帥府湖南宣慰使初置於天臨路後至元元年六月令湖南宣慰使兼都元帥府總領所轄分鎮守萬户軍馬至正十一年正月於湖南寶慶路置分元帥府此鎮守之兵也先是十年七月中書奏準於湖南道州路武岡路置義兵千户所每所置千户一員彈壓一員千户十員仍於義兵內推選有才勇功能者充又置首領官都目各一員於本省都吏目內選授並從本道帥府節制至是領於帥府分司處設立本司調遣給降宣敕牌面印信此義兵也外有屯田之兵世祖至元二十五年寶永寇亂初平調德安屯田萬户府軍一千四百六十七人分置衡州之清化永州之烏符武岡之

白倉其在白倉者實屯兵五百户屯田八十六頃九十二畝云
此元代之兵制也明制度地要害置衛所地繫一郡者置所連
數郡者置衛大率十人之長曰小旂五小旂爲總旂二總旂爲
百户所百户所有旂十二人軍百人十百户所爲千户所有旂
百二十人軍千人五千户所爲一衛衛有中前後左右五所共
旂軍五千六百人軍士皆父子相繼其校長則衛有指揮使指
揮同知指揮僉事中前後左右千户所千户副千户百户所百
户其爲守禦千户所則有千户副一户百户所百户衛之指揮
使同知僉事所之千户百户其員不一衛有掌印指揮一員僉

書二員管操一員清軍一員管屯一員巡捕一員皆爲見任管
事指揮不論使同知僉事選有才者充其不任事者爲隨操指
揮隨操者無定員又五所千户百户各有掌印一員僉書一員
百户之有掌印也或以一人掌數印守禦千户所千户百户亦
各有掌印一員僉書一員衛及守禦千户所各有鎮撫司鎮撫
司各有鎮撫一員凡此皆世職也衛屬有經歷司經歷一員知
事一員又有倉大使副使各一員守禦所所屬有吏目一員此
則流官也其在寶慶也有寶慶衛有武岡守禦千户所皆隸於
湖廣都司而屬於前軍都督府武岡之初屬也調寶慶衛百户
二員以爲守禦亦洪武元年也四年有中洲崗楊清衛之亂始
設守禦千户所原額旂軍一千一百二十人湖廣通志云一千
三百五十七人當是連軍餘舍餘數之亦隸靖州衛明史兵志守禦千户直隸都司而明一
統志云武岡守禦所隸靖州衛蓋兼隸也
其後軍額多缺至崇禎十一年武岡所通計旂軍舍餘軍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